

【日本】

大薮春彦著



野
兽
舞
会

柳青译

野 兽 舞 会

大 藪 春 彦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野 兽 舞 会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千字 787×1092毫米 1/32开 7印张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元

内容介绍

一架波音747大型客机在飞临华盛顿国家机场，准备降落时，突然一枚地对空导弹拦腰击断，当空爆炸；苏联大使馆参赞正坐在大街上一家汉堡饱店里吃得津津有味，却被窗外街头上的一名妓女一枪击毙……一系列突发性的恐怖事件弄得美国总统大选下的首都华盛顿鸡犬不宁。

新任中央情报局长官威·韦伯斯特便借机试图消来自己组织内部的异己分子——冲锋队可就在他精心策划刚刚完毕后不久的一天凌晨，自己的得力助手，情报局长官直属法务官，精明强干，年轻漂亮的南希小姐却被人在他的鼻子底下给强奸，杀害了。

恼恨成怒的韦伯斯特弄清这一切为冲锋队所为后，便冒险花重金雇佣了号称当今世界上最厉害的特殊战斗部队“鬼道组”帮助自己肃清冲锋队。

氏家丽子是位典型的东方女性，年轻漂亮美丽迷人。她曾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巨大财阀，信菱财团的总帅，已故家氏家勇藏的双孙女她从祖父那里继承的八十七亿日元的ANA遗产后不久便脱离了仅靠财团，以二十六岁的弱冠统领着鬼道组在世界各地冲杀。

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辖下的冲锋队队长诺曼大佐，绰号白色野兽。由于套叛政府以及军部的僵化便打算脱离冲锋队而独闯沙场，为了逼迫情报局长官就范，他特意制造了那些漏洞百出的恐怖事件，并通过双重间谍将自己的行动转告给自己的敌手，不明真相的韦伯斯特终于下令制造了鬼道组和冲锋队的殊死搏斗。

一场血与火的撕杀，一场猖狂的兽宴。鬼道组组长连城重召和冲锋队队长诺曼分别倒在对方的重拳之下；接着便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鏖战的战场顿时化作一片废墟。

威廉·韦伯斯特的计划宣告失败，证据全部落入女魔头奥莉维娅之手。便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却被妓女魔头成了新任冲锋队队长，而闹剧的制造者也受到了高度的赞誉。

目 录

- 第一章血腥的前兆..... (1)
- 第二章神秘的妓女 (28)
- 第三章鲜血的密谋 (39)
- 第四章悲惨的黎明 (59)
- 第五章野兽的狂妄 (99)
- 第六章血底的撕杀..... (131)
- 第七章叛徒的光辉..... (198)

第一章 血腥的前兆

烈焰升腾，噼噼叭叭的燃烧声。震得耳膜隐隐作痛。

火光中，映出一张通红的面孔

是一个男人的。

脸上。

汗指淋漓。被撕裂的嘴角。

正往下滴着鲜血。

一条深深的伤口纵贯额头。伤口处流出的血，混杂着汗水。

把一缕金黄色的头发粘在一起。

紧扒在皮上。

“你……你是职……职业杀手。”

他含混不清的问了一句。

然后狠劲的挥手抹了一下嘴角上的血。

或许是由于伤口的疼痛，使他痛苦地皱了一下眉。

“看来你他妈果真职业杀手！”

说着自嘲地耸了耸双肩装。

本来一身笔挺合体的西服弄得全是泥浆，早已面目全非，已看不出它的真实价值。

“唉！你他妈出是昏聩了头，一开始就该想到你的真实身份！”

这时，在离他不足三，四米远的地方，一个昏暗的拐角

处出现了一把手枪，手枪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着阵阵蓝允的兴芒。

格鲁克 17，这是奥地利也纳郊外的格鲁克公司最新研制的一种最短型枪，枪的大部分均采用塑料制成，所以相当轻便，包括枪膛中那颗共可填十八粒九毫米子弹的弹仓。

见此他举起双手哀求道：

求求你，咱们有话好说，我现在是赤手空拳。”

在黑暗中格鲁克 17 仍一动未动。

一丝惊恐掠过他的脸。

“我们谈笔交易吧！我不会让你吃亏，你多少钱被他们雇来的？我出双倍的价钱，只要你放了我，怎么样？”

紧握着格鲁克 17 的手依然没有一点反应。

他越发焦躁起来继续道：

“那好，这样吧！你开个价怎么样？就按你说的，随便多少都可以，你到底是多少钱雇来的？”

直到这时，格鲁克 17 才轻轻地动了一下，从隐蔽处的黑暗中传来答话声。

“三千八百美元！”

声音低沉有力，象是从地狱中传出的。

“什么？”

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面都现出不解的惊讶神色。

“三，三千八百美元？！”

没等对方回答，他自己就像是听到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似地，呆了好一阵才又接着说道：

“就三千八百美元？可以买我这颗人头？难道被世人和称为麦科尔高原的死神；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分子的我

……”

“对你那条命来说，这已是够贵的啦！”

“说得好……”

“啐！”

一声清脆枪打断了他的话。

顺着枪口的火光望去，对面映出的东西惊得他禁不住删使劲吐了口吐沫。

眼前的家伙，象是一尊完美无缺的艺术品，手里握着一柄短枪。

短头发，古铜色的皮肤，浑身发达的肌肉是已经练到了极限。身高一米八〇以上。但是，最使拉斐尔。拉希德震惊和恐慌的并不是他的身材，而是他的那双眼睛。

“天啦！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他简直惊呆了。

“简直是一双幽灵的眼睛！”

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说道：

“那么在你杀死之前……”

拉斐尔是想为自己寻找一条生路。

“在被你杀死之前，能否和告诉我谁雇你的吗？”

在拉斐尔右侧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一台雪佛莱轿车正在燃烧。

“看来不大可能！”

“那总是可以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吧？”

“你干吗要问这些？”

“我想我还有权知道交易对方的姓名吧？”

“老子根本不想跟你作什么交易！”

“行啦！对我别再说小小的三千八百美元，就是三十八万也不在话下。”

“老子不稀罕！”

随着一声断喝，格鲁克17又叫了起来。

呼啸着的子弹划破了雪佛莱的燃烧声。

子弹从拉斐尔脖子的左侧穿过，连皮带肉地撕去了一大块。

“呜啊！”

一股鲜红的血沫，从血口喷了出来，拉斐尔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或许是被打断了动脉血管，血从他紧捂住伤口的两手指缝中，冒冒地直往外冒。

“快，快救救我！”拉斐尔跪在地上向朝自己开枪的人苦苦哀求。那人几步跨到拉斐尔跟前：

“告诉你，别人雇我时只交待了两点，一是要杀死你，二是杀死你的方法。”

那人说着将手枪装回枪套，左手一把抓住拉斐尔的颞骨然后用右手使劲地掰开拉斐尔的嘴。

“啊哇哇……”

拉斐尔拼命抵抗，但在对方巨大的威力面前，却只能发出那一连串可怜的呜哇声。

嘴被对方无情地掰开，紧抓住颞骨的左手将张开的嘴巴固定住。

右手从衣兜里摸出一把剃刀，面部：凶光毕露，嘴唇：恨恨地歪斜着。

“我猜想你能猜到我要干什么吧？”

拉斐尔神经质地摇了摇头，脖子上的伤口处，血仍在往外冒。被强烈掰开的口中，往外淌着涎水。

“好好想想嘛！你去年在巴黎干得好事！正好也是在三月分。可是倒春寒把个美丽的巴黎冻在一场很不合时节的大雪之中，赛纳河上漂浮着一具尸体，他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参赞。”

拉斐尔的脸上掠过一丝惊骇。

那人看也不看他一眼，继续悠扬地说着：“他的脖子上有被子弹击穿，出过血的痕迹，但是致命伤是他的舌头被剃刀割掉了半截，那是凶手将剃刀塞进他的口中，然后强行将嘴关闭后造成的。虽不知他是窒息而死，还是由于出血过多而断绝了他的源泉，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他是在极度疼痛的挣扎中断气的。”

那人说着，脸上露出轻蔑的讥笑。

拉斐尔被死死卡住下颚、挣扎着想说什么，但却不能发出呜呀呜呀的叫声。

那人将手中的剃刀塞进拉斐尔张开的口中，在他的唇边晃动着。

拉斐尔的舌头搅动着想拼命躲开。

但那人的动作却异常地麻刺，他乖巧的用刀尖挑起拉斐尔的舌头，然后用力一按。

简直就象是切断一片上等肉片，从拉斐尔口中传出一声声轻轻的咯吱声，听上去相当舒服，可实际上剃也差不多正好断了整部舌头。

一声闷声闷气的残叫从拉斐尔口中传出。

随着他的惨叫，那人压低声音在拉斐尔身边恨恨地说道：

“雇用我来干掉你的，就是那位大使馆参赞的儿子，那天他正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因为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和他母亲在家中的生日蛋糕前等了好久好久，你懂吗！”

拉斐尔流着泪拼命地点着头，血混着唾液从他那紧闭的口中直往外冒。

“那是很好很好的孩子，你如果见到他也会感到与心不忍的。”

那人说着，又强行将拉斐尔的嘴上下开合了几次，然后又上下左右地扭动了一阵。

随着这一连串的动作，切入舌头的剃刀会把个舌头切下来，然后在口中再把它切成碎片。

拉斐尔只能发出几声沉闷的惨叫。

那人将手从他的额部松开，顺势粗鲁地将他提起来。

拉斐尔想把口中的剃刀取出，挣扎着要把手伸进口中。

被切断的舌头正好堵塞在喉咙口，憋得他差不多要背过气去。

那人抓住拉斐尔的双手，为使他变得规矩点，又把双手扭到背后，然后用力往上一掀。

“喀吧！”

拉斐尔的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臂骨已双双被掀断。

那人毫不费力地提起拉斐尔，轻松地往前走。

他们的前面，横着一条小河。

河水，在静静地流淌，象是根本不把周围的一切放在眼里。

那人提着拉斐尔走到河边，望了一眼脚下深深的河水，对拉斐尔说道：

“记住吧！我的名字是连城重吾”

是拉斐尔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听毕对方的话，禁不住吃惊地瞪去了眼睛。

“你就到地狱里去诅咒我吧！”

说着，这个自报叫做连城重吾的抬手将拉斐尔向河水中投去。

拉斐尔，拉希德木然看着将自己丢下河来的连城重吾，向何水中飘然而去。

一簇白色的水花，破坏了河面的平静。

由于双臂被折断，拉斐尔只有靠脚在河中拼命地踩着水。但他似乎已明白自己已死到临头。

不由得面色苍白。

在紧接着的一瞬间，也许是拉斐尔强烈的求生欲，使他挣扎着张开嘴，似要高声叫喊，但是他嘴里出来的除去一声声惨人的惨叫外就是咕咕外冒的鲜血。

“！”

惨叫声象是五脏六腑被挤碎时发出的呻吟。

月光中，清晰的映出他丑陋不堪、歪曲的脸，脖子上青筋暴跳。

水面上，拉斐尔吐出的血随着河水慢慢地四散开来，皎洁的月光洒落在上面，发出一道黯淡的油光。

拉斐尔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河水中。

连城重吾站在岸边，凝视着渐渐又恢复了平静的河水，苦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快步离去。

远处传来阵阵汽笛。

但喷气式的飞机的轰鸣却又盖过了它“

连城重吾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穿过草坪便是笔直的林荫大道。

一辆美式吉普车鱼龙般地滑过来，正好停在他面前。

5.9立折V8型引擎发出的，足以使大地随之颤动的空转声立即包围了他。

连城拉开帮手席一侧的车门，翻弓身钻了进去。

“怎么样” 见血了吧？够不够？呀？

连城扭头望了望坐在驾驶席的女人。一件裁得很得体的连衣裙，紧箍住好那浑圆且具魅力和躯体。

“哈，真开心，真算是一场开心的娱乐。”

女人。

代家丽子的鼻子一哼，轻轻笑了笑，然后踩下油门。

绿色吉普车一声欢叫，猛地向前蹿去。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下午十一时三十分。

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特殊战斗部队——鬼道组，在美总统大选终于拉开帷幕之时，出现在春光明媚的美得坚合众国的首都。

代家丽子是日本独执牛耳的巨大财阀，文菱财团总帅，已做代家勇藏的独孙女。她们氏家勇藏那里继承了八十六亿日元的遗产之后不义，便脱离开住菱财团，以她弱冠二十六风的年纪独揽鬼道组大权，并率鬼道组活跃在世界各个杀人战场。

理由非常简单。

她的身上具有强烈的野兽本性。

她虽然是个女人。厌倦了那些媚态云集的酒会，更付压什么企业家的战略会议。她不愿靠一根电话线去指挥人们的

行动，也不愿有事无事地去关照那些手下。她认为不是她能生存下去的世界。

为了追杀侮辱了自己的家伙而入尼加拉瓜热带森林。

在那里与这个鬼道组不期而遇。鬼道组自那次战斗以后便脱离了由自己队直属的统幕室，自此，丽子便和鬼道组在同一个战场上厮杀。在日本本土，在中美巴拿马以及西德等地都留下了他们厮杀的痕迹。正确地说：这时的鬼代家丽子已成为鬼道组必不可少的至要一员。

见道组全员视丽子为“总经理”。并将战斗作为本组的专门业务而开始了他们的杀戮生活。

他们选择战斗的基准只有一个：

——只要他们认为道理上讲得通，无论什么样的战斗都会接受，从不在乎钱的多少。

惨叫声象是五脏六腑被挤碎时发出的呻吟。

来到华盛顿，他们经手的第一次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干掉了一名残虐至报的恐怖分子。是儿子为向这个恐怖报杀父之仇，而托付给他们的一次行动，酬金只有三千八百美地。

“走吧！”

丽子招呼了一声。

一架波音 747 客机正准备向位于河流对面的华盛顿国家机场降落，主翼航行灯闪动着眼睛，光亮映在连城重吾一侧的玻璃上。

“是啊，太烦人了，赶快走吧！”

一阵汽笛的尖叫声又传了过来。

丽子使劲踩下了油门。

绿色吉普一声怒吼向前冲去。

几乎是在同时，侧眼向外望去的丽子猛地惊叫一声：

“啊！你看！”

随着丽子的喊声，连城忙朝丽子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架波音 747 客机正朝着华盛顿国家机场降落，但是，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速度极快的小亮点正朝着下降的客机逼近。

同一个词，几乎是同时闪现在丽子和连城的脑际。

——地对空导弹。

转眼间，那个奇怪的光点重合在客机的左主翼上。

左主翼顿时起火。

整个机体在黑暗的天空中放射出耀眼光芒。

左主翼离开口正欲降落的机体。向四下爆炸开来。

客机那巨型躯体是在半空被折断似地一头栽了下来。

就象是一头巨象猝然倒地。

结结实实地撞在跑道上。

被引燃的航空燃料随着这巨大的冲击向四面八方飞溅。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是火山爆发，从它的中心升起一支擎天的火柱。

映红了半个天空。

也映红了丽子和连城重吾的脸。他俩茫然地注视着沿机场流过的波多玛库河中的河水。

“怎么回事……”

丽子小声嘟囔了一句。

突然，连城重吾猛地感觉到什么意外似地急转头往后一看，不禁大惊失色。

一辆警车正急速飞奔而来。

“丽子，快走！不然就惹麻烦啦！”

连城重吾大声道。被他的忠志惊醒，猛地回过神来的丽子连加大了油门。

发动机一声怒吼，整个车身猛地一跳，然后飞快地向前冲去。

但是，依然没有早已加速的警车迅速。

警车紧擦着吉普车穿过，紧压住他们的车头。

已经无法躲闪。

代家丽子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接着又麻利地挂上倒档。

绿色吉普车身一震停了下来然后急速向后倒去，轮舱将路面咬出两条深深的沟。

白底色上带有蓝色条纹的警车左右车门同时叭地一声弹开，从车上窜出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官。

二人手里都拿着枪。

——灵蛇 357 式轻型手枪。

“不许动！”

从驾驶席上下来的警官隐蔽在车门后，从助手席上下来的那位则正好反车身做为屏障将枪口对准吉普车，那持枪的姿势完全是从警校中学来的那套，规范得让人觉得好笑。

代家丽子完全不理睬他们的喊叫，仍一个劲儿向后倒车。

警官手中的灵蛇口中的喷出两道火光。

助手席一侧警官射出的子弹击中吉普车前胎，另一位子弹击中了汽车前面的格栅。

连城重吾慢悠悠地从枪套中抽出手枪。

“不许打死他们！”

丽子朝他喊了一声，然后猛地向右急打方向盘。

绿色吉普的尾部立即摆向左侧。

接着又急转向。

车头朝向相反的方向。

警官射过来的枪弹，叭叭地打在车身右侧，可能是由于击中汽车前格栅那颗子弹的缘故，发动机吃力的咳着，象是耗尽了最后的余力。

挂满全档。

连城重吾一直冷静地从助手席一侧的东窗处，举枪注视着对面。

一颗子弹飞来、击碎了东窗玻璃，碎片四下乱飞。

丽子毫不慌乱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绝对不能杀死他们！”

连城毫不理会，轻轻地扣动了板机。

动作娴熟极了，干练的射击动作正显示出他的机智。

他手中的枪，后座力本来就很小，所以连城重吾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枪口中飞出的子弹，首先击中了助手席一侧那位警官的右手背。

警官惨叫一声，连忙用左手捂住伤口，蹲下身来，手上的枪也早已落在了地上。

连城毫不在意地移动着枪。

由于同伙被击中而焦躁不堪的另一名警官慌乱之中射出的子弹只击中吉普车的后玻璃。

玻璃碎片在车内横飞乱舞。

紧接着，汽车后部的靠背又接连中弹，破碎的橡胶碎片和碎玻璃片相互逐着在车内乱飞。